桐溪集

桐溪先生文集卷之四

碑銘

文獻公一蠹鄭先生神道碑銘并序

惟我東方自殷太師設教蔚然有變夷之風而寥寥數千載眞儒者罕作在麗季惟鄭文忠公一人而已入我朝聞而知之者有若五先生爲先生其一也先生諱汝昌字伯勗其先貫河東後徙居咸陽郡有諱之義判宗簿寺事諱復周判典農寺事諱六乙贈漢城府左尹寔先生曾若祖若考三世也母崔氏牧使孝孫之女以景泰元年庚午生先生生有異質左

尹通判義州時先生在髫齔華使張寧一見知其為非常兒作說以名之後左尹為咸吉道虞侯拒叛將李施愛死之先生絶而復甦入積屍中求遺體歸葬時年十七矣服除 上嘉左尹衛國功命官其嗣先生以父敗子榮為不忍辭不受奉養母夫人滫瀡脩至母夫人所為無甚害於義不敢違母夫人亦知子之志不欲傷故母無過舉子無曲順之失癸卯中進士試母夫人欲見決科之榮乃遊太學每夜深必兀然端坐於是泮中知其有思道之功益尊敬之及南歸母夫人方在癘染中人勸令在外候問先生不聽

經入未幾毋夫人遘癘不起擗踊嘔血幾至滅性治喪不顧俗忌襲斂殯奠皆以禮人甚危之而癘患自熄先生終無恙人以為孝感所致方伯聞其行令郡官辦葬具先生以煩民力怨及親為辭不受凡有欲助之者皆不聽乃移左尹墓同穴葬啜粥三年憂首杖不出廬外危坐終日不脫絰帶既祥不歸家入頭流山遑遑有如有求不得之状人勸酒肉輒滂泣不肯郡守曹梅溪偉躬造勉之以為先王中制不敢過於是不敢辭寺正趙孝同參議尹兢䟽薦其學行

成廟嘉之特授昭格署叅奉先生陳情固辭 成廟

題其疏尾曰聞汝之行予不覺出涕行不可掩而今猶如此是汝之善也兄弟姉妹分土田藏獲先生擇其磽薄老弱者自占猶有不厭其心者則復以已所得與之 成廟庚戌登丙科補藝文館檢閱遷侍講院說書輔導以正東宮頗不悅卽求補外甲寅出監安陰縣縣素稱凋弊先生首訪民隱嚴立科條櫛垢爬痒民獲蘇醒朞月之間恩信周遍吏民相戒莫敢欺負暇日招選鄕子弟之秀者親自教誨遠近聞風多來學坐戊午史禍謫鍾城七年無幾微怨悔見於色辭府定庭燎之役每使星入府躬自燃火不懈益

謹其行乎患難者如此六鎮近胡域无文風舊矣先生擇其可與語者教誨不倦未幾有中進士科者斯非過化之妙歟甲子夏四月一日易簀于謫所壽五十有五輿歸咸陽葬昇安洞艮坐坤向之原是年秋史禍復作其可忍言之哉不數年昭雪无餘慽褒贈祀典愈久愈隆郡儒建書院特 賜藍溪之號春秋用小牢享之自戊辰以後館學儒生請從祀文廟歲以為常萬曆庚戌秋始蒙 允八月賜祭於家於是先生道學之光益彰於世矣先生之學以濂洛為準的讀書以窮理為先處心以不欺為主日用工夫不

出誠敬之外至於治平之律令格例无不究其極求
諸治縣已見其端緒矣與寒暄金先生俱遊佔畢金
先生之門志同道合許以莫逆論道講學動必相隨
惜其微言餘論不少傳於世而先生平日著述又火
於戊午之禍豈不為後學之長痛乎嗚呼彼小人者
雖或螮蝀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以
掩之列聖褒崇之恩多士景慕之誠有如滄海之深
北斗之高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感發者不在立
懦廉頑之後則雖使先生坐廊廟於當時其風效之
及於無窮者夫豈或之過哉先生娶宗室桃平君末

生之女 恭靖大王之孫也生二子四女男長曰希
稷直長次曰希禹希稷嫡无嗣只有庶子如山希禹
取堂弟希參之子彥男為後女長適副護軍崔浩文
子彥清壻任虎臣觀察使其次適生員趙孝温生子
安壽次適李賢孫生子承壽又其次適薛公諄生子
瘏彥男同知生子大民縣監縣監生一男一女男曰
弘緒文科學正女曰房元震察訪學正初娶 贈都
承旨梁士衡之女生二男一女曰光漢生員曰光淵
進士女適李瞰後娶林眞愨之女有一女適郭文院
如山有子二人曰天壽桂壽天壽之子曰元禮亨禮

桂壽之子曰興禮元禮興禮以先生蔭除叅奉嫡庶
曾玄男女凡若干人銘曰於皇上帝閟茲東偏日趍
洗漓迺降碩儒于嶺之隅金聲玉姿先生之生抱負
非輕文不在茲泝求洛閩窮源嚌眞不尚文辭潛心
論討宗踐深造要在不欺躬于孝悌達以詩禮聖賢
是希晩武天庭兆足以行誰其泥之鳴琴十室化成
期月施至於斯天生何意天嗇何以世道之悲惟其
耿光没世彌彰躋于孔祠濫水洋洋昇山蒼蒼不渴
不隳能令大名山高水清不在斯碑

贈吏曹叅判曹公神道碑銘并序

昌山之曺世稱東國大姓有諱繼龍昌城府院君尚
新羅眞平王女寔公之鼻祖也至麗初有諱欽尚太
祖神德王后女德興公主官至門下侍郞平章事厥
後仍世貴顯爲平章者八世小監者五世十八世至
諱益清爲左政丞夏城府院君七世祖信忠嘉善大
夫江界道左翼兵馬使六世祖尚明中直大夫德源
府使公曽祖諱致虞司饔院正祖諱孝淵禮曺正郎
考諱允禎 贈資憲大夫議政府左參贊以公有宣
武原從功推 恩也參贊娶仁同張氏宣畧將軍仲
羽之女嘉善大夫都摠府副摠管延福君末孫之孫

也以嘉靖乙巳十月二十一日庚戌生公于昌原府
臣枝洞里第公諱好益字士友生有異質端厚沈重
游戲笑語不類凡兒八歲就學不待提撕文義已解
稍長不為决科干祿計已知有為已之學而求之於
經傳之中慱通群書精究理義年十六嘗從表叔周
校理慱求皇極經世書朱子大全等書周辭不許曰
此書非年少者所宜觀公益自刻礪靜處讀書夜必
懸髻警寢晝不終篇不就食如是數年聲華藹蔚入
則不廢定省之禮枕席之設瀡滫之供必躬而不懈
出則與兄弟友愛尤篤怡怡愉愉人無間言辛未丁

外艱壬申遭內憂哀毁踰禮幾至滅性乙亥二月服闋以　明宗大喪未卒哭不行禫事是年三月本道都事崔滉以籍軍入昌原勒公撿督之任督納閑丁五十名時公方遘重病不克趍走威虐雖重丁額無以準數則滉發暴怒猝曳加刑杖仍以土豪馳　啓丙子三月配關西之江東縣公怡然就道无幾微有怨憤色遂中有征西賦到謫所有幽居賦安於命數自處恭如也於是搆屋數架扁以遂志齋風雷堂堂南築鳴圭臺深衣幅巾日處其中正襟端居講讀經傳朱子大全及性理之書无不舌耕心究極其歸趣

而至於子史諸家亦皆有以貫穿成誦夜以継日於是遠近學者聞風坌集公慮其无所容止則謀卜孙支山麓建院立廟將享紫陽而從以退溪廡使遐方學子有所依歸遭壬辰之變不克就與學者築壇具位設鄉飲酒之禮教以進退揖讓之節又作學規遵以孝悌忠信之道西方自是多文風皆公教導之力也謫居清寒屢至空乏而公畧不介意人有饋遺輒辭不受崔滉常以非辜陷公愧悔嘗遇諸道握手而泣曰聞君自居江東無一言怨我我常恐酷受天殃又於 經席奏觧頗切云壬辰之亂 宣祖去邠[illegible]

至松京特除公為金吾郎　召詣行在公追及於中
和仍扈　駕俄命公為召募官曰爾在謫所西人多
愛敬云可令收聚義旅守禦江灘公受命而出時州
縣一尾解邑里空虛公無如之何乃以單騎到成川與
門人尹瑾等募卒初不滿百數月軍勢稍振入平壤
賊陣之東身先士卒設伏要賊涕泣喻衆激以義氣
於是赴義者日益多軍至五百餘人遇賊于平壤中
和間屢有戰功十一月以掌隷院司評除刑曹正郎
俄陞折衝癸巳正月天兵討平平壤賊公亦以兵從
之尋向咸鏡道留永興追北道撤還之賊至楊州界

設伏勦賊三月有　旨云爾自中和盡誠討賊平壤
既捷旋赴北道鬪轉南下能致斬獲予甚嘉悅茲遣
宣傳官宣賜鹿皮一令用表爾功爾其體予至意更
加戮力五月躡賊南下留陣于梁山六月除大丘府
使以久不赴任見遞甲午三月除星州牧使十月被
都元帥聽譖困辱即日棄官將出城爲本州民人遮
道圍守不得已暫往視事俄乘間跳出歸于永川乙
未四月又除折衝　宣祖嘗於　經筵問曰曹某南
下今在何地有一宰臣對曰聞其家累飢死江東還
入平安道即命特除安州牧使丙申有　旨云今觀

御史李覺状　啓爾至誠供職極為可嘉玆賜表裡
一襲爾其領受五月以疾徑歸八月除成川府使丁
酉五月棄官寓居安州地四月除定州牧使時公久
病沉綿稍間謂門人曰以余病勢似不得赴任而國
恩重疊屢以病辭於分義未安於是勉起就任未幾
遆職南還先是公先壠之在昌原者為賊所發子崇
門人以公病重不以聞至鳥嶺始聞之即馳赴昌原
為營墳塋一從瓊山改葬儀既畢復寓于永川郡西
陶村且四載癸卯二月移居芝山洞蓋以厭官道而
取幽邃也甲辰除善山府使丙午除南原府使皆以

病不赴芝山之下結茅為屋堂池臺壇皆自命名曰
杖屨游息若將遺世者然每日初昏仰觀天象時閱
易爻而昊籌珊珊人莫知其所以也己酉八月嬰疾
屬病猶不廢看書易簀之夕扶而坐取案上書乃朱
子大全也謂左右曰此冊子必以老夫不在為憾也
言訖不起是月之十八日丙寅也得年六十有五以
是年十月庚午葬于郡南松青山震坐之原從先兆
也今上朝天啓六年　贈公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
同知義禁府事褒崇之典也公為人寬簡峻潔无一
點塵埃態蘊骨屢拜公於床下　公亦不以年少小

之頗假以辭色見其逍遥泉石之際常以冊子在手而窮服其篤學之志也盖其一生自少至老心神口眼無一日不在於聖賢之書則放心何患乎不收私欲何自而投其間哉是以心神内外罔不修飭動静語默罔或愆度祭祀之禮尤致意焉凡百器具别有藏所婢僕旡長幼皆令前期沐浴以布掩其口鼻然後即事至於井泉亦封而閉之不使外人渾汲若此之類不可盡記雖古之奉先思孝者何以過此公所著有心經質疑家禮考證周易釋解易象推説及論爲學之要理氣儒釋等辨大學童子問荅蘇黄李杜

詩家句註等書而心經質疑家禮考證爲成書其餘
皆未脫藁或多散亡公先娶金海許氏縣監磁之孫
癸巳終于江東後娶居昌愼氏處士復振之女有賢
行從公於三大城不敢有秋毫之近稱其爲配也公
於兩室俱無子取仲兄生員希益之子以需爲後生
一子輓死於孝服中輓生三女無子而夭使公身後
事无託天之報施一何舛也嗚呼以公之博學洽聞
使及於強壯之年擧而置諸經幄之地以備顧問則
豈不能有以輔導君德而措斯世於治安哉惜乎逆
境於十七年而使不得展其所學也至其晩年雖被

知遇之 恩而外爲不內其所揔歷不過州府之間而又謹其進退之節未嘗終數歲淹一州也則民未嘗究其恵澤之被矣雖曰臧氏之子爲能使余不遇哉而後之尙論者寧不爲君民而致憾於搆陷之人哉然其求道之心不懈於顚沛流離之中好學之誠无間於少壯老病之日又能推其所得於已以及於人而成就之故在西則有丕變文風之效歸南則有振作鄕士之恵今其門人弟子猶不忘於沒世之後旣作院廟以爼豆之又欲樹墓隧之碑以圖不朽遠來求銘余嘉其爲師之誠不敢辭而銘之銘曰嶪嶪

芝山碩人遺蹟劬書劇炎為善最樂翼翼廟宇碩人
安靈鄉邦駿奔於薦苾馨有崇四尺碩人攸藏嗣芳
有石屹立千霜

唐興府院君洪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歲壬子余爲掌樂僉正公時爲提調見其試藝之日
親閱樂章辨其清濁高下甚精余深服其旁洽之識
其後就拜公第見其案上展詩傳於是又服其老不
倦書之意未幾余獲罪栫居海島後三年聞公捐館
舍深以未得更聞所未聞爲恨憧憧往来于中者有
年于茲丙子春余以哭臨留京師數月公之孫正郎

君以公之行狀誌銘來示余仍求隧道之銘余雖非其人惟以嚮往之誠不可虛負遂不辭公姓洪氏諱進字希古南陽人自號訒齋又號退村唐末帝遣八學士教養東人洪其一也賜貫唐城歷麗八國朝世有聞人有諱師錫有將相才征西立偉功官至知中樞謚莊襄於公為六代祖曾祖諱以平成均司成祖諱德演僉知中樞府事考諱仁祐生員師友退陶先生踐履篤實學問精深世稱恥齋先生從祀沂川書院後 贈司成吏曹判書僉知議政府左贊成生員議政府領議政唐陽府院君皆以公之貴也母夫人

順天金氏贈貞敬夫人平陽府院君承霆之後郡守希稷之女也流慶配良是生公卽嘉靖辛丑八月初九日也公肵胎前光生質端重目濡耳染皆在典禮年十四耻齋公疾篤公湯侍不懈至血其指以進及遭大故執喪禮如成人甲子中進士試丁卯喪母夫人與弟迪廬墓側躬奠爨顔慼哭哀鄉里嘉之庚午登第選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俄薦藝文館由檢閱至奉教薦入弘文館爲正字著作博士公弟迪亦釋褐同爲正字南床極選世所謂瀛洲䔍一地望而公兄弟居之人目之謂連珠自是年除月遷歷敭清顯

于內于外若卑若高能官擧職厥聞不隕若其歷官
序次韓相國狀文李學士誌銘詳焉今且畧之其為
副應教也與同僚論李珥忤 上旨黜為龍潭縣令
公不以山谷間殘邑卑之殫心力撫字治有異效
上賜表裡褒之民至今樹雙石以頌德為直提學也
適值鄭汝立謀逆之獄公為問事郎獄訖陞同副承
旨轉右副時 論方熾搢紳連累者甚衆公亦在揺
摭中下理 宣祖大王知其誣不問壬辰海寇猖獗
直向京城公始得蒙敘數日蒼皇去邠公以西銜扈
駕至平壤拜右副承旨屢遷至左到義州陞嘉善

一隅天步庶事荒草公爲禮房應接天將酬酢變禮
無不得其歡心合乎機宜及三京克復賊退南徼
鑾輿東還次海州 御批曰洪進久在侍從勤勞最
著特陞漢城府判尹可先入京城賑恤諸事盡心體
行公遂浮海入京宣布 德意多所賑活甲午以參
鞫逆賊宋儒真獄加正憲己亥以平倭謝恩副使朝
京師齎辨誣 勅書來加崇政癸卯以參校周易諺
解加崇祿甲辰始錄扈從功賜忠勤貞亮效節協策
扈 聖功臣號陞階輔國封唐興府院君時議以封
秩視三公不當居副貳地由是盡遞兼職居閑奉朝

請十三年以丙辰十二月癸卯終于正寢年七十有六訃聞輟視朝二日賻贈弔祭恩數備至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明年二月己未葬于驪州治北桂林塲巽坐乾向之原從先兆也公夙有志於學手抄聖賢箴戒編為冊名之曰止止方常自誦覽以為受用之地於經史無不貫通尤邃於禮書有質問者剖折精明義經一書參究諸說頗有所得 宣祖晩年喜講易 筵中啓發無愧良師平居必夙興盥櫛出就書室危坐終日未嘗有惰容惟

看書養心而已蓋其所養於中者如是故立乎朝施諸政事者無不整整齊齊無毫髮可疑也嘗爲獻納有一同僚挾私意欲搆陷善類公正色折之其人終不售其計善類賴以保全三入爲冢宰也朝議分門有郎官欲引相善以樹黨者公堅執不以爲可郎有慍色公亦去位其後郎果愧詘服公藻鑑公之剛方不俯仰多類此方 大駕西幸賊鋒日逼 宣祖命東宮分朝决意渡遼兵曹判書李恒福受命募從行者問公所從公曰當隨 大駕恒福欲探其意故設難曰居守羈紲有何輕重陪 世子而東戮力協贊

光復舊物迎還　大駕此亦臣子大節十分更思之
公泣曰吾久居侍從朝夕左右惟其所在而致死焉
豈有宂志迂拙書生不習軍旅縱使留居有何所為
惟死於吾君父側乃吾願耳恒福壯其言當時願從
者叅議李碅武臣韓淵及公纔三人而已及後戡勳
恒福舉以　上聞　宣祖大感動　下教曰洪進之
言令人淚落嗚呼世亂乃見忠臣當地維已盡君父
將為寄公汲汲之勢間不容髮夫孰料有後日旋軫
之慶而不懷顧望之心哉彼乘夜逋播之徒固不足
道其他扈從諸臣亦莫有應募者而公獨義形於色

誠發於中倚墻立談之間樹萬世君臣之義非其平日所存所養之深曷能斯須辨此哉後之欲觀公者不待他求觀此一事可以得公之三隅矣噫豈但為一代之完人而已乎公先娶坡平尹氏敦寧僉正贈吏曹判書應奎之女婦道之外亦解文字丙子先公卒生二男一女男長汝栗卒官郡守以亂時為齋郎護全 御容累 贈吏曹參判次汝棐女適安夢弼皆早夭後娶蔚山朴氏司醞署令宜男之女治家主饋各有條法奉蘋藻致其誠撫諸姪諸孫如已出有賢德甚前後夫人皆封貞敬葬在公之墓左參判娶

司醞署直長李安道女生二男長有㑴前僉正生二
男二女次有炯卽正郎君也生三男四女男長曰景
基夭次曰景增景墢女長適李遲次適朴自振餘皆
幼銘曰惟洪之東粤自皇唐承継綿綿愈久益昌烈
烈莊襄征討樹績司成通經中樞博學恥齋有大退
陶所畏累世蓄慶食報未旣公承厥緒紹德惟克幼
而端重長益修飭居家惟孝事君以直立朝半百始
卒一節雪滂從亂盡瘁遁列早擇從遠所在欲死彼
哉觀望孰非臣子食君衣君遺君皆是立談授命公
獨一人宣祖曰噫汝惟藎臣予苦汝苦予辛汝辛蒼

皇播越汝常隨之顚沛羈絏汝常持之況聞元臣誡
啓之辭一言凜凜令人淚落予嘉乃忠久而曰篤賜
汝勳盟封汝崇秩河帶山礪不替不絶惟王之褒惟
日之赫將期大耋終始與國胡不憖遺奪我元老邦
家殄瘁士林悲慄生不鼎台死有褒崇長于百僚哀
榮兩隆驪江之北桂林之域螭首巋然過者必肅

月川趙先生神道碑銘 幷序

退溪李先生以道學唱東南一時魁人碩士之來摳
衣者甚衆而先生其領袖矣先生諱穆字士敬姓趙
氏其先橫城人有諱瑩仕高麗光宗朝官至翰林學

士自是名公巨卿史不絕書至先生盖二十餘世曾祖諱沆孫司醞署直長贈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祖諱璣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考諱大椿贈嘉善大夫吏曺叅判同知義禁府事三世推 恩以先生貴也趙氏初移于聞慶縣中移于醴泉郡叅判公娶同知權受益女又移于禮安縣以嘉靖甲申三月二十三日生先生于月川里第先生生有異質年五歲在叅判公懷中口受大學十二盡學經學十五始就退溪門下受學自是縱學无不觀律身動以禮退溪先生深器重之丙午丁内艱壬

子中生員試癸丑遊泮宮以家貧親老黽勉為學蕭
不得則曰吾道在此何必科為遂廢學專意師門不
懈益勤為世大儒丙寅吏曹薦為恭陵叅奉不赴戊
辰以館薦除集賢殿叅奉赴任未幾辭還庚午李先
生昜簀先生朞行素三年不入內不與宴壬申除童
蒙敎官不起癸酉丁叅判公憂廬于墓期而啜粥盐
而不醬骨立幾不能支其後政府與吏曹同議以學
行著聞者五人薦聞先生其首也乙亥超授宗簿寺
主簿造紙署司紙工曹佐郎丙子又除司紙皆不就
十月除奉化縣監陳辭疏不允先生始就任未久罷

歸庚辰除工曹佐郞全羅慶尚都事宜寧縣監辛巳
除高靈縣監皆不應四月除忠清都事八月棄歸壬
午除新寧縣監皆不出甲申拜盈德縣令在道陳疏
首陳難任之意繼以豪強積滯之獄元惡濫抄之寃
愷切陳奏又以 朝廷方議北征爲非計深以固本
爲得又曰三司從官以言獲罪投諸有北者三人此
與殺之无異云言甚譾直乙酉除工曹佐郞兼校正
廳郞廳書 旣後陳疏乞免不允還工曹正郞呈狀
南歸除典牲主簿者再以校正廳郞廳有 旨趣召
者四皆病辭十一月又除工曹正郞兼郞廳如前始

就召丙戌二月拜章乞退未蒙允三月辭還除尚瑞判官錦山郡守丁亥除丹陽郡守掌苑署掌苑兩除工曹正郎皆不謝冬除陜川郡守始赴任庚寅辭歸行李蕭然書冊四五擔而已壬辰除濟用僉正不赴夏四月倭寇卒至所向無前逼迫京都兩宮西幸國事無可為者先生與同執登高望北痛哭而下時朝廷與日本講和先生答李宣慰德馨書曰李汝受居相位亦作此等事耶汝受山海之字而宣慰其壻也先生於和議終始為非越明年閏　車駕還自龍灣先生方圖起程仰望輦轂之光而以病未果行甲午

詣歙谷縣先生欲遂前日之計强起作行既入城以過限遞除軍資監主簿陳章辭遞首陳身伏嶺外未得赴難 車駕還都未克迎候之意又曰且聞講和之說尤不勝痛憤豈有舉百萬之師屠戮我生靈蕩覆我 宗社蹂毁我 陵寢彌滿境上不去而謂之講和哉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我 國家雖已殘破視彼一旅一成豈不百倍乎伏願 殿下修德以格天施仁以撫民以為攘夷狄之本 上優答使留仕先生即南歸 上嘉歎之令陞職十月特除奉正大夫掌隷院正有 旨曰目今遴中進講周易

而義理精微知者蓋寡閒爾閑屋林下白首窮經從
事易學用功最多云特除掌樂正俾參講席云以病
辭乙未春又趣召有旨先生陳疏免五月除襄陽府
使不赴令本道賜食物又除掌樂司贍正己亥除濟
用正辛丑除司宰正又以經書校正廳郎廳有 旨
趣召壬寅除尚衣禮賓正又以特 旨陞堂上拜折
衝將軍義興衛副護軍遷工曹參議以校正廳堂上
被召者四皆以病不行甲辰秋特陞嘉善拜龍驤尉
上護軍俄遷工曹參判皆不克赴謝時先生遘疾已
二朞丙午冬十月二十九日甲子考終于寢享年

十有三訃聞 上震悼遣禮官致吊奠盖殊典也泮
中多士會哭用素嶺南校院皆行奠賻明年正月某
日葬于芙蓉山南乾坐巽向之原從先兆也先生性
謹嚴深厚踐履端實任真天然不事矯餙盖其得於
天者如是而早歲又得依歸耳濡目染皆在典禮之
內發言行事莫不惟師之視則先生之於爲人可謂
不勞而成矣奉養叅判公定省惟勤色養无方家甚
貧雖甘旨不繼而未嘗以非義干人平居未明而起
整冠襟詣祠堂行再拜禮退坐書室對案看書至忘
寢食嘗謂學者曰小學乃諸經之機括苟能通透是

書作聖根基在此矣又曰大學只是知行二字爾以格致屬之知誠正修屬之行齊治平爲推行之理如有字句有疑處必就李先生面禀或條列以問必通貫後已嘗就李先生所抄錄朱子書節要中又抄其尤切於後學者爲一冊以備觀省焉尤愛心經口誦而心體之及讀皇明通記見墩篁賣題之事道一編之說而始疑其爲人爲學乃錄禀於李先生先生於是作心經後論師生之間互相補益如此嘗覽薛文靖讀書錄手圈其要語置諸几案又取劉元城自不妄語始之語嘗自隱括常置小冊子書前賢切己訓

識之語名曰困知雜錄其於心身上未嘗不提撕省察恐其或墮於昏茫放倒之域者多此類於書無不讀無不購夜必明燭炷香讀近思錄朱子大全性理諸書或誦淵明擊壤集濂洛風雅等詩聲音和壯了了可聽至於亂離奔避之際猶不忘教誨曰陸秀夫在舟中猶講學朝聞道夕死可矣講讀不撤其於仕宦本無意年除月還至於四十餘官而就職者无幾或就之而又不久留每擧胡文定寒溫飢飽自知斟酌之語以自戒故其難進易退之迹光明正大死可疑者其在山林未嘗談當世之事人或來言則曰在

山林則當作山林之語時事何與焉眞所謂其黙足以容者也然國有大事則亦未甞不深憂而痛斥之與西厓柳相國有同門之義聞西厓在領台主講和之議乃抵書曰相國平生讀聖賢書畢竟所得只此講和誤國四字耶辭甚峻截先生之志業於此可見矣先生娶安東權氏叅奉盖世之女太師幸之後也生一子三女曰龜明未成而夭女長適金裕吉次適權昞次適金光纘副室有二子一女長曰壽明進士次曰錫明登文科爲主簿裕吉有四子一女之善就善從善樂善女歸權益昌昞三子尚健尚義尚寯女

曰權瞟光縯二子一女確碚確生員女適叅奉鄭時亨壽明四子一女昀𥈯暎晠女適黃中敬蘊年在弱冠甞一拜先生於床下矣觀其厚德端儀已不勝其歆服而何能窺闖其閫奥哉今也先生之表孫金確金碚誤以墓隧之銘託於蘊年老且無文何能發幽光之萬一然金君之請義有所不可辭者謹依狀文撮其梗槩而仍爲之說曰先生之美質得退溪而有成退溪之道學得先生而有光非先生何以受退溪之磨琢非退溪何以保先生之發明也是以余於先生之言行事業多畧而不詳者欲使後之觀先生者

先觀退溪而得之也系之以銘曰卓彼文純我東考
亭見而知之惟我先生先生之道繩墨於師先生之
學淵源在茲程庭之楊朱門之張有傳有受不顯其
光陶山之下月川濊濊山如不朽川亦不渴

墓碣

葛川林先生碣銘

先生諱薰字仲成其先恩津縣人自號自怡堂人稱
之曰葛川先生枯査翁其最晩自改之號也麗朝太
常博士諱成槿之後入我朝有諱樘仕至郡事子湜
別將徙居咸陽子諱千年縣監復徙于安陰縣即先

生之曾王父也祖諱自麻司勇考諱得蕃進士禀質
端詳志操高潔委質林泉不求聞達娶晋州姜氏即
求仁齋貞祐之後叅奉壽卿之女以弘治庚申七月
十五日生先生生質粹美德器夙成年五六歲伯兄
桒㿈進士公避出隣舍先生願留救病夜則入護晝
必俟于外足迹未嘗近避所惟竊候其安否其孝友
之得於天者如此年稍長知讀書念經至十五六始
事著述立言遣辭已有文章體制矣丙戌冬丁內憂
廬于墓下三年不脫經帶除省嚴閭足跡未嘗離几
筵情文咸備誠孝無間嘉靖庚子中生員試為親累

居泮宮雖居稠廣常專靖自守不爲苟合亦不爲崖異之行泮中諸儒皆知其有道以得近清光爲幸間有浮薄之徒憚其異已欲巧索其瘢疵而終無一點之見獲盖其厚德茂行自无罅隙可乘非由修餙矯揉而然也癸丑用舘薦授社稷署叅奉先生迫於親勸乃就職明年移集慶殿叅奉又明年移濟用監叅奉先生以親老不就職秋復除典牲署叅奉未幾辭還時進士公年已八旬先生與弟叅奉公左右懽侍就養无方和氣婉容以樂其耳目心志者无所不用其極不徒以飲食忠養之而已辛酉夏進士公捐世

先生兄弟半載湯侍哀遑不條及其屬纊勺飲不入
於口數日幾危復甦既葬因廬墓下日三上食哭必
盡哀時先生年過六十而不廢跪拜之勞雖隆寒盛
暑衰麻常在其身雖古之善居喪者何以過此服將
闋縣官以先生兄弟孝行白鄉論報本道本道擧縣
牒馳　啓明年甲子　上命旌先生兄弟之閭後
上命選經明行脩之人超授六品大臣主其選得六
人先生其一也丙寅除彦陽縣監先生感激　恩命
即赴謝秋暑方酷道病不克行事聞　上命內醫劑
藥下送又令本道題給食物且　命待秋凉上來九

月有 旨六賢皆乘馹詣 闕上引見于思政殿問
以治道先生 啓曰人君之政化莫先於修身故大
學以是為八條之本中庸以是為九經之本然修身
之道亦有其本苟不知其本无以為學又曰自 上
專務修身之道而勉強不已則所謂治國之道為學
之方不待他求既退 上命手寫所啓之語以進盖
以備乙覽耳 上命賜胡椒又賜酒于慶會門既赴
任深以縣殘民弊為念隆慶元年因災異求言上疏
其畧曰伏見國家之事可言者多矣儲位不可久曠
而前星未定朝廷不可不正而貪汙未戢以至學校

之廢弛邊圉之踈虞所闕者不一而足而大臣已啓
之侍從已陳之　聖念亦應熟慮之矣踈遠微臣亦
不必冒煩於天聰也但以微臣耳目之所及殘縣弊
瘼之所切者先之因舉六條之弊末及救弊之說曰
臣所陳六弊願留　聖念議及大臣俾殘縣之民生
死而肉骨則微臣分當退伏山林以酬平生愛君憂
國之心亦不為虛遣一世也倘不能特垂　聖慈例
下該曹則必以為國家常典不可為一縣輕改云則
殘縣無復可蘇之理至於勢不可捄之然後雖欲捄
之末由也已詩曰顛沛之揭本實先撥臣恐本實之

拔先自彦陽也疏八 上命該曹大臣一一舉行又傳于本道監司曰今觀彦陽縣監林薰疏辭身在親民之官目覩蒼生之困仰陳各條之弊予甚嘉焉卿其傳此意于本縣云未幾先生辭還其後大臣議革四條之弊 宣廟己巳冬拜軍資監主簿辭不赴旋補比安縣監陛辭之日 上引見于便殿問曰守令七事例也聞汝有學行如有所欲言言之可也先生先陳謙退之辭且曰先王之朝止退在家鄉故有是啓既退 命招于承政院 賜胡椒 傳曰暑日將近胡椒賜給好去可也又賜酒于慶會門既之任明

年辭歸萬曆元年除知禮縣監以疾辭不赴改授宗廟令又不赴俄陞奉正守掌樂院正勉起赴召十月除光州牧使先生引年辭避 上不許乃赴任州民患賦役不均先生即改紀田簿以均其役民甚便之其他病民之役且減且改者甚多在州日具冠帶早衙晚罷若一日不仕心常歉然越二年甲戌辭還乙亥冬 上命賜食物先生具封事以謝其畧曰恭惟主上殿下上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又舉禹湯泣辜祝網之事而言曰夫禹湯之所以能推是思以致其治者由是心之有其本也漢唐之不能推思未免苟

且之失者亦由是心之无其本也伏願 殿下以禹湯爲法以漢唐爲戒修其本而推其息又曰臣於先王之朝止正心修身之事也末附籍軍騷擾之弊曰其禍之烈无異於項羽符堅之所過此甚言其時爲御史者刻酷之慘士林偉之疏奏 上深加嘉奬丁丑再授掌樂院正辭不赴 上命賜食物又封疏進謝畧曰人君之愛民也止此何爲者也時適有量田之舉又有豪強摘發之 命先生隨事論列極陳其不可其言曰國家施爲之事止此豈知古人反裘之戒哉秋又賜穀米進箋以謝壬午夏特加通政爲掌

隸院判决事即上封事首陳濫階難受之意附以軍
民之弊曰窃觀方今之弊止不止於逃且散也又曰
嗚呼人主一心止无足道矣 上批曰判决事則難
於久曠故遞之加資則勿辭且見附獻之說予用嘉
乃誠悫之至甲申正月壬寅以疾終于外寢享年八
十有五先是本道以先生之病馳 啓旣卒數日御
醫賫藥來訃聞 上命致別賻四月己酉葬于家北
子坐午向之原從先兆也嗚呼先生之德之義先人
於誄狀中備陳無餘以予後學何敢有贅說於其間
茂募以所聞於親炙之賢者爲之說曰天以雲錦之

羨賦畀先生先生受而蔵之身自少至老八十餘年不汚不毀全而歸之此知德者之言也惟其所受者厚而純故所發者粹而懿以之發於容貌辭氣之間者溫厚而和平清通而閑曠平生无疾言遽色喜怒不形於色人未嘗見其粗厲猛起之發不以稠廣而有所矜持不以幽獨而有所怠慢以之居家則事父母竭其誠孝處兄弟篤其友愛仁其宗族恤其孤窮以之處鄉則親親老老務敦朴崇信義口未嘗言人過故人無賢愚無不醉其德以之事君則啓沃之辭疏陳之説粹然一出於正而無功利雜伯之術皆出

於孟子非仁義不陳朱子所學四字之義也以之治民則淸愼慈恕悃愊無華不以駭俗悅民爲能而自有歲計有餘之績孟子曰有本者亦若是蓋先生旣有其本故無往而不逢其源焉雖然先生豈是依本分不踐迹而已者乎觀其終日端坐不偏不倚貌未嘗不恭色未嘗不莊起居坐立務要端重庸言庸行必愼必謹大書誠敬二字及思無邪毋自欺等語於窓壁几案間常自佩服平居未明而起必盥櫛整衣冠對案看書倦則瞑目隱几起則復執卷而臨之夜久乃寢至老益勤常與叅奉公晝夜談論者無非聖

賢為學之方至於古人是非得失之故世道升降汚隆之變無不橫論竪說卒皆折之以義理之歸爲常謂後生曰吾自少每追思前日所為未嘗不兢惕至老猶然云又曰人要使平生所為無不可對人言者可也云則其遷改自新内省不疚之功無愧於蘧瑗温公之風矣其發而為文則汪洋寫肆其出無窮真經書之文菽粟之味也嗚呼天之生先生也固有其意使之坐乎廟堂進退百官出入左右輔道君德則豈不能堯舜其君而措國勢於泰山之安也惜其道與時違屈而不伸至其晚年雖有可行之兆而不過

栖栖百里之間忽忽監署之任則曷足以展布其萬一哉惟幸鄉人好德之心久而不衰配享先生兄弟於一龕文獻公之庙而爼豆之百世之下必有聞風而興起者矣先生娶高陽俞氏即司憲府 澑溪先生好仁之孫其考進士諱璦其妣昌寧曹氏即忌機堂漢輔之女夫人性醇謹佐君子無違行先先生十三年辛子男三人女一人男長二人皆夭女適郡守李求仁亦早沒無嗣次男承祚娶訓導愼準之女生三男四女男長曰真慤次曰真愨次曰真惷真慤娶士人河世寶之女女長適士人周國新真愨娶士

入愼希讓之女眞惷未娶次女適同知韓詗有男女若干先生沒後三孫者皆無子而逝眞憼只有二女鄭弘緖孫綽其婿也弘緖妻無嗣而夭只有一女適某姓名綽有子女某某先生冢婦惆宗祀無主取先生仲氏之孫眞懋爲後眞懋娶某女生子女某某眞懋以先生隧道之碣托於蘊久矣荏苒年時迄未有成常擬謝紛還山復理舊 所讀庶可保不朽之傳不意今者國運已窮寇戎猝衝陪 至尊入孤城危亡迫在晌暮一死不足恨而深以未得贊揚名賢事業爲懼炮石之中謹撮梗槩如右而継以銘銘曰崇

高德岳峻極于天釀靈毓秀生我名賢我懷伊賢玉潤金精江河之量鸑鷟之形春風生席和氣敦薄惟孝惟悌居家之政曰忠曰信本然之性誠以接物敬以持身硏窮性理探討典墳知非遷改伯玉之風對人無愧君實之功入以事君孟欲朱學出而莅民春噓雨澤天旣富與胡不大施栖栖百里白髮衰遲吾何譏乎歸之於時山移谷變名不可衷

洗馬李公墓碣銘

利欲之陷溺人心久矣士之稍知自好者亦不免相率而落於坑塹惟能知內外輕重之分而洒然獨脫

者吾於星山李公諱屹字山立蘆坡其號者見矣何謂內在我之良貴是也何謂外在人之富貴利達是也公自早歲以文詞名於時一舉而魁鄉解中司馬其於决科第拾青紫宜若拾芥而以親老不欲離側承家嚴諾遂廢舉業收蹤返服專意養親怡悅之色滫瀡之養靡不備至使其親不欲以祿養而惟以養其志為樂一家慈孝之風藹然盈溢茲非重乎內者歟公於為善勇若賁育於利與名畏避退處如怯夫然不求聞達不趨聲勢居窮守約不以屢空為憂見人富貴如視土芥無一毫歆羨之意惟以冲澹養其

心山水娛其趣嘗作三公不換此江山賦以見其志又嘗詠懷曰處身處世謀殊拙求利求名計亦踈有人來問前進事笑指浮雲過太虛玆非輕乎外者歟惟其先立其大者故凡所以持其身處乎鄉接乎朋友者無一不可對人言者其性和而毅其行厚而方其言訥而其心敏其外朴而其內明城府洞豁處事勇斷不為崖岸不喜苟合嘗曰吾常以公字指畫掌上處心行事念念在此又曰心平者無是已非人之心惟求義理之當否又曰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處事嘗見一儒生好為朋黨之論曰是未

嫁處子向人妬忌極好笑也見人之善如就芝蘭聞
人之恶如避蛇蝎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至於判義
理明是非截然有不可犯者性喜觀書老而不衰口
不絶吟手不停披經傳子史無不周覽覽必强記手
書先賢箴銘冣書為一卷置諸几案曰學者於此誠
能心得而體行之一生受用不窮矣尤善教人自一
家子孫曁鄉黨子弟無不隨才誘導多所成就何其
言行之懿且備也盖其本源澄澈取舍分明故無徃
而不逢其源先儒所謂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者
公其庶幾乎公之孫奠公訖即以書若狀徵銘於余

曰知吾父宜莫如公銘其勿辭余受而讀讀未了泫
然以悲仍按其狀公系出星山高麗碧珍將軍念言
之後歷十六世有諱約東官至資憲大夫知中樞府
事贈謚平靖公封清白吏是公五世祖也其子諱承
元折衝將軍曾祖諱有良忠武衛副護軍祖諱通忠
順衛寔生忠武衛副司果諱賀生即公之考也能聽
其子懷才廢舉其志操廉靜可想其配廣州李氏廣
平君諱能之後也海南縣監諱順祖其大父也忠武
衛副司直諱士訓其考也公生於嘉靖丁巳六月三
十日辛亥卒於天啓丁卯二月二十日丁巳去生之

年七十一歲葬得是年之三月十七日甲申原卜蘆
坡辛坐乙向之崗寔公之晩年卜築地也公娶中直
大夫宗簿寺僉正兼春秋舘編修官延安李求仁之
女生三男二女長曰會一進士次曰養一俱有文名
不幸早世次曰審一女長適進士成鏄次適士人趙
任道會一娶尚山金氏贈户曹叅判勸之之女生二
男三女男曰壽檍曰壽橦女長適辛東望次適鄭析
次㓜養一初娶學生朴昌道女再娶主簿金洙女俱
無子取兄子壽橦爲後審一娶士人鄭以禮女生一
男二女男曰壽櫟女皆㓜成鏄有四男一女男曰瀚

永曰澥永曰漯永曰　永女適安孚稹趙任道有幾
子幾女嗚呼公子審一謂我知公真知乃公心者也
顧余窃祿于朝有年于茲無氣力未能以公名載薦
書蔽賢之罪其可辭乎今年春赴難江都忝入西銓
始以公擬翊衛司洗馬幸蒙　恩除此非吾友所屑
且也老病甚知其必不能出而惟以小贖吾罪為幸
俄聞公訃余痛悒竆嗚呼吾尚忍銘也夫銘曰天畀
公器瑚璉之美公能受言不敢失墜入孝出悌養其
根也劬書樂善發其文也恐其汚也絶慕榮利恐其
瑕也安受命義有實如斯胡不以試葳名賁跡白首

丘壑在公則樂爲時可惜蘆坡之崗龍川在傍公玆
宅之萬世無傷

贈左承旨愼公碣銘 并序

余少時則聞娥林有隱君子愼公者得一時名譽甚
然余懵無知實莫知其所以得名譽者何事稍長見
先人爲堂姪紐所作祭渭陽文於是始得其爲人及
今見公之行蹟若干條然後益知其所不知而又以
服先人不溢美人如此謹按其狀公諱　字
居昌人有諱以衷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寔公之
五代祖也曾祖諱成終通訓大夫尨津縣令祖諱汝

行通訓大夫忠武衛副司直考諱文英 贈通政大
夫工曹叅議娶興海崔叔梁之女生公于加祚里第
年四十八萬曆癸未五月十一日暴卒于正寢鄉隣
之知與不知莫不痛惜之咸曰善人亡矣以其年九
月十三日葬于龜山先壠之下余嘗觀周禮以鄉三
物教萬民其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試以六行較
公之行事盖無一之不備焉公早喪厥父母常以不
及養爲憾祭祀必盡誠敬物品必致豊潔三七散致
之齋罔不如禮牲餘羽毛之細罔或棄擲茲非孝歟
兄弟三人如手如足仲兄貧不能爲家公營治宅舍

十餘架以居之春秋制節衣以衣之每月旬朔稛載穀米以供其食玆非友㦛兄弟之子無所歸者俱收畜之宗族之窮不自存者皆待以舉火可謂曰睦妹之適人者死斂葬之具皆自公辦其孤之無依者携育於家衣之食之又能敎之盖棺乃已可謂曰婣又況朋友之交貧窮之恤乃出於天性者乎嗚呼有此六行之備而終不爲世知與草木同腐豈非當時造物者之蓄公沒之後四十二年以公之子憲錄原從
贈左承旨天之所以施於公者止於斯耶公娶通政大夫鄭鵬之女諱智耘之曾孫諱成璧之孫夫人

性行坦率無 僞事公謹每相見必起而致敬所以
成公之行高公之名者未必無助云生四女一男長
女適郭履常次適林真戀皆無後死次適柳德鳳生
二女申景禕成好信其壻也次適文緯縣監生一女
二男其壻曰羅以道子曰敬後曰忠後子憲中武科
再爲縣監娶文繼宗女生子曰震龍夫人之歿在萬
曆戊戌十一月十八日其葬在某年某月某日與公
同壠而異其墓余宗兄維即公之甥而前所謂其孫
之無依者也錄公行蹟與憲謀曰吾舅之德行而墓
碣不刻以埋吾朝夕入地終歿吾舅之名死且難瞑

相與來請曰願得直而不華之筆余曰未之蘊也何足以形容潛德芽蘊之服公久先人之知公深吾兄又不忘教育之恩生事盡其誠死葬極其力又能圖不朽治石徵銘銘可辭旃銘曰積而能散富而能分古聞其語今見其人友于兄弟仁其姪甥民鮮能之公則優行與夫婦處相對如賓交朋友善敬而無畛懿哉夫公何德之備雖曰未學學也在是名不薦書譏歸於時秊未半百理亦難推欝欝松栢龜山之陽巋然片石垂曜茫茫

贈户曹叅判鄭公墓碣銘 并序

余弱冠遊學洛中僑寓乾川洞盖嘗聞公之名矣今
垂五十年而公之胤僉知公以公行蹟南抵六百里
外求銘於余余於僉知公故也不敢辭公姓鄭諱謹
字君擇東萊大姓文道之後高麗贊成穆乃其遠祖
也奕世軒冕族甲三韓曾祖諱有義縣監有學行祖
諱球以己卯名流官至宗簿寺僉正坐士禍廢退其
後累以官徵竟不就閉門死有垂隱集行于世考諱
希登乙巳名賢也性剛方正直以掌令論事不少撓
大爲群姦所嫉受禍之慘甚於輩流諸賢故判書許
筬誌其墓娵僉使李繼洪之女以嘉靖癸卯十二月

二十一日生公于京城濟生院洞第生三歲失所怙
幼不好戲押稍長志學就明師韓惆 卒業歲壬申
以里選受繕工監監役壬辰海寇侵突 宣祖西巡
公徒步 扈從行到開城移拜金吾郎到平壤陞主
豐儲倉簿到定州特除本州縣官以便將母之養公
悶親老無兄弟因寓關西朝廷念其勞連除江陰金
浦兩縣監皆不赴專意侍奉雖流離中甘旨不乏庚
子陞授礪山郡守後守天安楊根兩郡入為掌隷院
司議漢城府判官議賓府都事歷刑曹正郎掌樂院
資軍器僉正守廣興倉經歷中樞府以年滿八耋陞

通政甲子六月十五日以疾終于抱川之農舍年八十二得其年八月二日葬于其縣溪流里酉坐卯向之原從新卜也公温謙樂易與物無忤奉先以誠恤宗族無間遠近孤而無依者収養教誨無異已出好施與無所蘄恬於趍勢拙於求名 宣祖幸還錄功公以終始扈從見忤於元勳一人不參正勳公不以介意以原從卒後例贈嘉善嘗誡子弟曰窮達有命勿以得失動念忝先祖頃在凶歲公以米斛買宅舍旣聞親戚呼飢告急者公曰買宅為子孫計也忍使諸族飢而死乎遂還其宅取其米分賑以活之至於

道路濱死者多所施活公凡再娶先娶德水李準之
女左議政李荇之孫也無子女後娶晉州　贈叅判
柳秀薰之女得婦道甚生一男一女男曰之經己酉
司馬丙辰文科官至通政女適朴自凝生四男廷驥
廷麟餘幼之經娶晉州左叅贊姜紳女生一男二女
男曰栻進士娶監司李昌庭女女長適柳基善生三
男一女皆幼次適宋時喆生四男銘曰惟公之先趾
美累世公曾祖考行高位細懿哉弁隱濁世清流憂
讒閉户不就徵擢霜臺風節禹門一柱身死讒鋒名
流千古猗歟父子己卯乙巳公承世光厥聲不墜徒

步從難筵仕之初王嘉乃誠月遷歲除翔于郎署歷
于郡縣年至耉鮐乃蒙例典參勳增秩貢于泉扃公
有子孫旣顯且成蘊而必發其在於斯銘于墓石以
昭無期

處士林公墓碣銘 并序

公姓林氏諱承謹字可省其先恩津人有諱成槿太
常博士是為鼻祖曾祖諱自麻司勇祖諱得蕃進士
踐行蓄德紹開厥家有二子長曰薰以隱逸被薦歷
官至掌隸院判決事人稱之曰葛川先生次曰芸一
命為巡恩殿參奉早世不大施是為瞻慕寔公之考

兄弟俱以孝行樹雙門其間孝友之純學問之邃爲
世師表并配享文獻公鄭先生廟宇胚胎世光濡染
詩禮不待提撕勸飭而德器夙成文詞日進及長委
禽于奉事盧欽之門盧亦光山名族學於南冥曺先
生聞道甚早貞介不俗自號立齋公得於天品者甚
義而濟以家庭之學觀感於外舅者無非禮義雖欲
不賢得乎容儀端雅性行剛潔如玉之潤如金之鍊
望之可愛即之如就芝蘭立齋公性簡亢於人小許
可雖親子弟苟有過失未嘗比數容貸獨於公愛之
重之終始無退一言家居衣帶必飭雖家人未嘗見

其肌肉兄弟有四人曰承順承信承厚公於倫次爲弟三皆有文行友愛交至怡怡如也每晨昏定省成列而坐務欲得親心之歡不幸兄弟二人相繼夭逝哭泣之哀衰絰之制無不盡其情禮歲丁亥公中發解遭弟生員公之喪既葬人勸其赴試公終不肯居外寢以終月數與朋友交愛而能敬至見其有非誤則峻斥不少撓雅好山水或值良辰携朋共討掃石題詩吟哦暢懷樂而忘返公生於嘉靖庚申十一月十四日殁於萬曆己丑十月二十一日得年纔三十惜也翌年某月日葬于安陰葛川之北壬坐丙向之

原公配盧氏性行嚴謹事父母以孝奉祭祀以誠待
親戚情意交盡御婢使恩威並行後公三十四年天
啓壬戌七月三日終于三嘉大坪里之第明年正月
十一日葬于縣北林谷雞鳴山辛乙其坐向也公有
一子二女男曰真忭中壬子生員持身謹重學問不
怠士友多重之娶龜岩李禎之孫主簿彪變之女生
二男一女女適士人宋翊生三男四女次女適判官
尹左辟無嗣而夭生員公造余請曰吾生不幸四歲
失所怙今垂五十年平生行跡沉泯無所傳知吾父
宜莫如公盍銘諸余曰子言是也余雖不文不敢以

所知者隱於子是以銘銘曰世德之積公膺而生才明而進行修而成若有以為胡遽夭喪仁壽無徵善福或爽天佑已定有子有孫碧梧鸞鵠芳畦蕙蓀公亡不亡公畜必發謂言不信視此銘碣

長水縣監鄭公墓碣銘 并序

河東之鄭為世著姓有諱國龍仕麗朝贈匡靖大夫密直副使寔公之鼻祖也其後徙居咸陽奕代不可詳也而自版圖判書諱之義以下墓在咸陽咸吉道兵馬虞候諱六乙死於李施愛之亂 贈嘉靖大夫漢城府左尹於公為高祖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

議政府右議政謚文獻諱汝昌世稱一蠹先生乃東
國五賢之一也從祀孔子廟庭於公為曽祖祖諱希
禹 贈户曹正郎考諱彦男以武功爵階同知正郎
無子取以為後生父曰希参縣監祖曰汝寬生員乃
文獻公季弟也同知娶彦陽金氏諱重泓之女以嘉
靖辛亥八月十三日生 公公諱大民字中立年二十
五初授東部參奉盖用象賢之典也移永崇文昭集
慶三殿參奉俄陞軍資監參奉直長主簿轉司憲府
監察掌隷院司評丙戌冬除雲峰縣監辛卯春除谷
城縣監甲午夏為長水縣監此公之歴官序次也公

常自言曰我之通籍實荷賢祖先餘蔭若欲因以肥
已我則非人将何以有辭於地下乎是以在所多以
清謹名其在雲峰廢鍮銅望朔捧之規秋毫不敢有
所近在谷城尤得吏民心災傷 御史謂公無援于
朝欲勒罷劾 啓中士民聞之來集者幾千餘爭訟
公德政不從則盈庭溢街痛哭呼訴御史不得已寢
其劾在長水遭歲大凶有鄉里故舊質白金求糴倉
穀及秋當糴其人欲以其銀當其債公曰我活故人
故人欲以汚我耶即以銀錠還之封誌宛然其人赧
而退歲丁酉公方家食值倭鋒再動三邑以都體察

分付當入黃石山城公扶老幼入城及城陷公二親
俱罹凶刃公即奉體魄權厝于先塋之側仍留不去
人皆謂既已權安當小避賊路以爲後日營葬地公
泣且言曰不肖既不免親尸傍死有餘罪況敢私便
其身爲就乾淨地求活於是看守益勤經冬不小離
戊戌二月十日沿海縱掠之賊果不意衝襲公乃免
之以其年十二月某日葬于郡北卯山辛坐乙向之
原嗚呼公承大賢之後宜有餘慶之及而連世俱不
得其死天之報施一何忍此可哀也已公娶郡守林
希茂之女生一男一女男曰弘緖登文科纔試成均

館學正初娶贈都承旨楊士衡之女生三男一女再娶士人林真憲之女生一女女曰房元震察訪生二男二女學正長男光漢生員次光晛早夭次光淵進士光漢娶鄉人朴葳之女有三女一男女長適李商英餘皆幼光淵娶叅判朴明榑之女有二男三女皆幼女適李嶶有二男垌埰李女適郭文浣察訪之子曰明熀進士娶梁士愷女有三男二女皆幼曰明熺生員娶沈沂源女時無子女長女適李幭有男女若干次女適金莛無後內外孫曾孫男女三十餘人噫多矣哉已定之天其在斯乎是為銘銘曰文獻之祀

惟公是承廉平之政惟公是能位卑無年何命之屯
惟公之死死於其親死而無愧其死猶生有或不信
請考斯銘

朔州府使卞公墓碣銘 并序

崇禎十年卞君昌後袖其先人事蹟抵余窮山請銘
其墓按其狀公諱渾字明叔其先草溪人始移于密
陽因以爲貫又移于陜川終移于居昌居昌且三
世有諱高續生貞生政丞諱源是生侍中諱玉琭是
生大匡輔國諱仲良世襲崇班卞遂大著輔國生參
議諱乙明參議生孝生孝生生申甫申甫娶東萊鄭

氏萬戸嗣宗之女生生員諱璧於公為曾祖廉潔純
孝篤學不倦中丁卯司馬時朝廷設賢良科公被孝
廉之薦不起竟免戊午黨禍人稱先見之明娶南平
文氏無嗣後娶延安李壽昆之女生叅奉諱友誠叅
奉娶延安李國柱之女後娶順天朴址之女生希琇
性頗孝順奉養不怠與兄弟友愛尤篤為明廟方喪
三年又為其師心喪鄉人稱之娶金海裴氏應秀之
女以嘉靖己未八月六日生公年十四丁外憂十七
遭内艱以早喪父母終身疾痛毎值先忌輒滂泣悲
哀事季父如事父年三十三中武科歲壬辰海寇颷

至州郡罔解公佐金義士沔幕下有戰功多招諭使
金公誠一上其馘數即除部將又令假守聞慶縣尋
即真縣境新刳於兵加之以飢饉餓殍相望公於衙
舍前設釜鼎十餘取松栢皮和豆屑以救之又請於
天將得粟以賑民甚德之公在潔山寺賊鋒突至公
倚寺門射賊含箭不絶賊不敢近癸亥間土賊大起
公以討平為任而患兵食不繼乃請於湖西伯得其
助於是設策追捕梟賊妻餘皆諭以赦不誅明日賊
黨来服送其魁中衛將鄭起龍鄭坐受陞遷之賞而
不及公公無纖毫忿爭意人以是多之戊戌承體府

命接伴天將于居昌加祚縣壬寅除武兼宣傳甲辰
拜巨濟縣令乙巳罷歸戊申又除武兼庚戌拜月串
僉使壬子西海水賊犯江華末島公被戍長誣訴繫
喬桐獄李相國德馨知其寃救解之癸丑出守渭原
郡勸民農桑一境安堵甲寅監司命公推碧潼守攘
奪之狀公執法不撓竟以此見罷乙卯拜朔州府使
所至有治聲方伯聽讒言置下考民至出涕曰吾父
母去矣吾屬安依自此不復求仕退而家居日與士
友相徵逐事漁釣丙寅春以疾不起寔三月二十五
日也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某坐某向之原從

新卜也公娶善山金公翼之女生一男三女男即昌
後娶星山李鸞瑞女生四男一女男長惟幾次惟斌
惟章惟亮女幼長女適竹山朴炆生一男二女男曰
汝增娶夏山成鑕之女生一女不乳次適士人朴曼
次適士人趙咸晋次適士人李蘭美生四男二女男
曰光英娶鄭四岳女生一男次曰光獻餘皆幼末女
歸士人尹思任生二男三女皆幼嗚呼余之見公舊
矣奚獨狀文之爲據而得之也其容温而無悖其言
婉而無忤其見於行事者真率而無矯餙是以歷典
五邑而民追慕之從事戎陣而無矜伐之色居家處

鄉則人無惡惡之者至於出義穀而周親戚之貧寠
買祭田以助宗子之供祀尤人之所難能皆不可不
書既撫其實而繼以銘銘曰洸洸之容鮮不麁狂孰
如公之貌恭而且良赳赳之志率多悍猛孰如公之
心和而無競帶武之名服儒之行是以有譽處芳無
愧吾銘

刑曹正郎李公墓碣銘 并序

余之識公面久矣顧未嘗合席功磋是以不甚得其
爲人萬曆戊申偕觀國光抵京邸適遭患難將罹一
網之打多士滔懼鮮不失其所守公獨終始不動余

於是服其有鎭重之量後七年甲寅余以言事護罪徽纆拘囹圄五朔時人莫不欲殺之公獨保護周旋如捄焚極溺余於是知其有急難不撓之操余幸不死遂栫于古耽羅大靜之縣越七年庚申公欲直文公景虎之寃通文一道爲舍沙所射流于海西之白翎島是何吾二人遭患之每同時耶公在白翎以白翎誌一篇投余其文記本島風土甚詳而無一毫憂愁悶厄之意形於文字間余於是益信公之所守果有異於人者天啓癸亥今 上反正余與公俱被
恩赦余以司諫赴召公以杆城郡守入肅遇於旅舍

祖對出肺腑居無何余遞職歸寧公亦為人所沮不
赴任與之偕轡而南越七年而公逝矣又七年而公
之表孫成君昌季將碣其墓求余銘圖不朽嗚呼吾
尚忍銘諸公姓李氏諱大期字任重其先全義人也
高麗太師棹之後後十三世有諱純全同知中樞府
事於公為五世祖也曾祖諱昌胤掌令祖諱公輔縣
監考諱得蕡不仕追贈正正娶黃江李希顏女以嘉
靖辛亥二月三日生公年十六七文理大通就學於
守愚崔公仍出入南冥曺先生之門蓋先生與黃江
道義交也視如己孫特加提撕由是聞吾儒性理之

學非特為舉子業而已庚午丁內艱公年始弱冠執
喪無違禮辛卯丁外艱廬墓下明年壬辰海寇侵突
連陷三京　鑾輿西巡命令不通公自念民生於三
事之如一今　宗祀危矣君父急矣不可以常禮處
之旣練乃募集鄉兵與郭再祐諸公互為聲援把截
洛江上下使賊舡之往来者有所畏憚而莫敢肆洛
右若干郡縣賴以乾淨為他日中興之基公亦有力
焉　宣祖駐駕龍灣聞本道倡義之人降十行褒礪
之仍除官有差公為掌苑署別提癸巳監司知公有
牧民才使假守知禮雖流離中能舉其職邑人咸欲

眞之末果甲午為黃山道察訪乙未陞監義興縣有
治聲己亥入為刑曹佐郎俄陞為正郎庚子拜盈德
縣令戊申守淸風郡癸丑瓜滿還鄉十月除濟用監
判官甲寅正月除司導寺僉正尋於外為咸陽郡守
未幾以事棄歸公勇於為義視友人之遭艱抱寃若
己逢之急急猶恐不捄而極之竟坐此被罪其謫白
翎也年已七十矣絶海禦魅之行在他人所難堪者
而無幾微見於言面在圍四年鬚髮勝昔及蒙放還
恩除緫下而或者又沮之自是還卧江舍無意於
世久矣戊辰十一月十四日以疾終于正寢得年七

十八明年正月五日葬于草溪治東釜谷酉坐卯向之原公娶贈參議晉州姜深女生二男五女男俱夭傍室有子曰磊女長適鄭承先次適李鼓參奉次適成以忯次適申得滋縣監次適李蓀生員承先有一男一女男曰彧女適郭希益鼓有一男四女男曰壽國女長適進士權克重次適修撰姜大遂次適朴東衡次幼以忯有二男二女男曰昌亨昌季女長適盧洹次適柳晦根得滋生一男三女男滓女長適李光鎮餘幼蓀生一男七女男夭女長適郭慶覃次適進士郭弘址次適鄭嶔餘幼磊娶李允植女生二男一

女皆幼公身頎而長美鬚髯性孤潔少許可自少以
文鳴尤善於詩高占鄉解竟屈於南宫有子俱夭傳
家只一庶天之報善人一何嗇耶有白鶴誌虗窩記
等若干篇雪壑搜聞一卷莊于家銘曰早依名門來
有淵源學之正也友于兄弟存以愷悌施諸行也臨
危無隕處窮不悶所其性也急友之難不但求歎何
其勁也有才不試有晃終閟可惜命也郎署之儀郡
縣之施豈足盛也清溪之東釜谷之中宅之永也我
最其蹟刻之墓石後之慶也

墓誌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成均進
士府君墓誌

府君姓鄭氏諱惟明字克允其先草溪人自號嶧陽
高麗侍中光儒侯弘文公諱倍傑之後其後世有聞
人曾祖諱從雅通政忠州牧使祖諱玉堅別提 贈
司憲府執義考諱淑 贈承政院左承旨娶晉州鄭
氏諱純之女版圖判書諱仁得六世孫以嘉靖十八
年己亥三月四日生公自幼恬靜不雜稍長受業於
葛川林先生之門遂得其道癸亥丁外艱哀毀過制
啜粥三年目不視物賴母夫人驚救得甦自初至終

誠禮如一除省慈闈不離几遂萬曆癸酉中進士試
公以母夫人老病不肯遊學泮宮惟以湯劑奉養為
事柔聲色以承藉之務得其歡心家雖貧窘甘旨不
乏母夫人嘗曰吾雖厭食感吾子至誠恐傷其意故
勉加一匙飯云己卯丁內艱勺水不入口者累日然
猶能自力一從禮制既葬廬于墓下粥而不蔬者朞
年衰麻不離身世累不嬰心哭泣之哀顏色之慼人
莫不歎服時瘟熾廬外至近地公抗禮獨守香火不
絶人甚危之卒無恙誠孝所感者非邪公兄弟早夭
只有姉妹或遠或近愛敬俱至人無間言姉之早逝

者收其孤養之教誨撫育無間已出性本精潔書籍
筦用放頓必正几案堂室洒掃必凈脫屨户外每有
常處不失尺寸毛髮爪牙藏護甚密一毫細屑無所
棄遺平居居處必恭非有疾病未嘗傾側偃息未疾
沉綿積有時月而無一日不凈潁牀席有些箇塵穢
即令糞去不留丙申十二月初九日辛未以疾終于
外寢得年五十八善人之類莫不傷之時邊警復急
公私荷擔即以其月二十二日甲申旋葬于城山文
冑洞艮坐坤向之原承旨公内砌下也公性度温雅
操履安閑樂易多恕和緩不迫不邇聲色不好博奕

襟懷坦夷城府不隔一言之出洞見心膂不以稠廣而有所矜飾不以幽獨而或設惰慢聞人之善若已有聞人之惡若無聞務於有過中求無過尊賢敬老出於至誠接物怡怡絶無麁厲猛起之發與朋友交相下不倦故久而益親仁愛宗族周亟而矜無資死喪必盡其哀功緦必盡其制吉凶慶吊禮無所遺平居早起整衣冠詣祠堂焚香再拜雖近出鄰舍必拜謁中門外歸亦如之若遠出則開門上香告以所往歸告亦如是自少至老無一日或廢奉先之儀一以誠敬為本以為身不致潔無以交神明雖當寒冱沐

浴澡潔獨處一室專心靜慮嘗曰正齋之日書亦不可觀也朔望之禮俗節之薦無不躬親行之致其如在之誠手書誠敬二字及毋自欺愼其獨矯輕警情處幽如顯視獨如衆等語於窓壁間以自觀省讀書以四子爲本又於心經近思錄性理大全心信而熟講之得力之多在考亭文集故其爲文明白委曲甚切事情眞所謂有德之言嘗綴古人要語使蘊誦習之誠敬其彛一條書其後曰汝輩誠能存心於此服膺勿失則不失爲謹愿之士況循此做工勤學篤行則進德修業之基亦未必捨此而他求嘗謂蘊曰汝

何不欽書古人箴銘念誦之汝只有箇心與身不曾喚醒省提而任其一齊放倒了終做甚麽人蘊年十七始行痘疾向差書授訓詞曰以安詳二字保養心神清和二字保養血氣終之曰此汝輩病後治療之大節目造次食息動靜坐卧念念毋忘可也頃當凶歲蘊嘗言與利棣死事公默然良久曰學者不當以謀利為心纔志於利便害於義蘊心愧而退噫公之於為人非獨資質純美自能暗合於道其得於師友薰陶之力學問講治之功而操存體認於心身性情之德毫分縷析於義利輕重之判者固非拘儒曲學

所可擬議而公深自韜晦不求人知故人亦莫之知
也公娶晋州姜氏將仕郎諱謹友之女國子監博士
諱啓庸之後生三男一女長緯生二子曰昌世昌後
相繼夭死次蘊大司憲生三男曰昌詩昌訓昌謨次
絪宗廟署副奉事無子以昌訓后女適慎詠早死無
嗣昌世有二女昌後無子女昌詩縣監有一子一女
幼昌訓有二子一女皆幼昌謨生一子幼天啓丁卯
以蘊陞嘉善追 贈公吏曹叅判公沒之後三十八
年崇禎庚午貞夫人姜氏卒以岡勢窄危未得安附
葬于居昌加祚之北龍山之原嗚呼公之才德足以

顯耀於世而身名終不遂名言懿行將就沉泯此蘊之所深懼玆就平日所覩記追而納諸幽子蘊謹誌

貞夫人姜氏墓誌

夫人姓姜氏晉州大姓國子博士啓庸之後其後冠冕不絕曾祖諱利敬縣監考諱謹友不仕娶梁應祺之女以嘉靖十七年戊戌八月三日生夫人夫人性順德惠佐君子無違行事舅姑愛而敬奉養先姑數十年言無忤色不戾得婦道甚先君之養送無憾安貧樂道以行義名世者夫人蓋有助爲先君嘗謂蘊曰汝母德人也必食汝報云先君歿後十餘年及見

蘊登文科位至亞卿榮養雖未至而其言果驗矣蘊
窃祿于朝愚不料時勢妄言護罪者屢矣始貶雉城
別駕又栫居海島者十年夫人不以為慼曰此渠職
分內事何足爽念癸亥　改玉首承　恩召亦不為
甚喜處之如常夫人平居言若不出口身若不勝衣
而至於臨患難斷以義理截然有烈夫之風國人聞
之皆曰賢哉母也仁窮恤族出於天性見人有飢餓
失所者必招致飲食之得一羨味必與隣里共之御
婢使皆有恩意論以婦德雖古之圖書者何以過之
夫人年九十三崇禎庚午以疾終得其年之十月一

日葬于居昌加祚之龍山子坐午向之原不得祔葬
先君之墓者以文曹洞崗壠短窄無安厝之穴也夫
人生三子一女長曰緯生二子昌世昌後皆夭次曰
蘊生三子昌詩昌訓昌謨其次緬無子女以蘊之子
昌訓後女適愼詠無嗣而夭天啓丁卯以蘊陞嘉善
贈貞夫人窮念蘊布衣垂半百窮無以爲養及至
筮仕善觸時諱常在竄逐中生還之後佩銅建節皆
不過數月口體之養已不如人而愚無識知又失色
養葬不如意幽堂無誌今始書其槩刻石納于壙南
不職之罪其可贖旃子蘊謹誌

貞夫人姜氏墓標陰題

夫人之姓出晉州國子博士啓庸之後曾祖諱利敬縣監祖諱漢縣監考諱謹友將仕郎娶龍城梁應祺之女以嘉靖戊戌八月三日生夫人夫人性順德惠在家無非儀歸于我先君事舅姑孝佐君子無違晩遭不肖言事之禍北謫南遷備嘗艱危夫人不甚為慼曰渠既委質職分當如是國人皆曰賢哉比之范滂母云天啓庚午七月二日以疾終于安陰古縣之第得年九十三以其年十月一日葬于龍山子坐之原先君之葬在古縣城山東枝文曹洞以崗壠危窄

不得祔葬夫人生三子一女長緯次蘊次絪女適愼
銖無嗣壬歲丁卯以蘊陞嘉善　贈貞夫人嗚呼有
子三人生無以爲養葬不克如儀今始埋誌壙南又
樹標略記之子蘊謹書崇禎六年歲在癸酉八月日
建

貞簡公西原府院君鄭公墓誌銘　并序

惟議政府左議政西原府院君致仕貞簡公旣歿之
三十有一年嗣孫前叅奉時亨以公之行謚二狀造
余于京師仍有請曰吾先祖德業功行宜有述而吾
先君兄弟皆早世壙誌至今無辭以刻顧吾丈之無

辭焉嗚呼公之名在人耳目八十餘年蘊雖未嘗及
公門生平慕之常切嶠岳之仰則忝奉之請烏可辭
旃惟公諱琢字子精藥圃其號也曾祖諱元老縣監
祖諱僑生員考諱以忠連世晦迹不顯後以公貴追
贈縣監吏曹判書生員議政府右贊成皇考純忠輔
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清
城府院君夫人韓氏贈貞敬夫人公生於嘉靖丙戌
十月戊午九歲喪母夫人二十一歲而孤猶能自立
嶄然為大儒壬子中司馬戊午登文科初入校書館

人皆以為屈而公畧不介意勤供職物議遷典籍拜
司諫院正言首劾尹元衡等專權誤國之罪謇然有
古直臣風選入玉堂為修撰歷禮兵曹正郎司憲府
持平至執義弘文館校理吏曹正佐郎議政府舍人
萬曆二年以副應教昇為同副承旨轉都承旨五年
由禮曹參議出按關東節七年春復為都承旨八年
陞嘉善九年拜吏曹參判十年陞資憲為漢城判尹
歷禮兵刑三曹判書居冢宰者三長憲府者八庚寅
朝京師時處士崔永慶罹讒鋒冤死獄中公既還言
者搆公謂嘗官其弟餘慶坐落職冬始叙判禮部轉

左右議政贊成壬辰海寇卒發直向京城 宣祖大王蒼黃西幸公以内醫提調扈 駕至平壤賊鋒已逼朝議以鐵瓮爲歸公以爲京城既不守所恃者浿江天塹而又棄入深僻非計也中路脫有潰散之患悔之無及涕泣爭不得既至寧邊吏民果先潰無可爲者於是分朝之議決矣公以貳師從分朝急趍伊川路梗不克遂轉向義州一行危懼多變服顧望公笑曰天若祚我東必無此事設有不幸豈以私智免其臨亂無苟免之意毅然不可撓當向寧邊時同行諸宰猶不忘舊時習議論多不愜公以爲天下之義

理無窮故人之所見容或不同當此國事危急之日
要當協心殫慮共濟時艱何不協之為於是作異同
辨以示沈忠謙癸巳正月會　大朝於定州公受兩
朝　命犒慰天將李如松宋應昌及大小將官奔走
無暇日俄受　命護衛分朝南下追及於湖右往來
兩湖間剖鎖擴門賑以活飢民未幾陪分朝還京于
時三京已復而賊猶據海隅　廟議出下策欲與為
和公大以為不可曰倭奴詐譎固不可信彼若卷甲
出境而云爾則猶之可今乃擁兵壓境若威脅㥘盟
然其能成乎彼若加我以無禮責我以不可從則何

以應之因力陳厥復有五兆不可許和吳劉將上幸以上意不為和議所動故議不行公亦寢其劉初上命諸宰各擧所知公薦郭再祐李舜臣金德齡等才可將至是再祐舜臣捍禦一方立偉功皆為鉅人名將而德齡以勇力聞賊甚畏之使之不死則其功名豈居二人之下哉則公之鑑識之明於是乎不可及當德齡被刑時公極言其臨敵殺名將以自弱甚無謂 上亟命殺之其後竟不免賊果酌酒相賀云惜乎公言之終不見用也乙未正月入侍朝講曰言己丑寃獄語及盧守愼等事此亦人所難言者而公

之言為後日昭雪之根柢矣於是 上知公果可大
用晋拜右議政公之初隷芸閣也時人為之語曰政
丞歸校書舘至是其言果驗則公之公輔之望已定
於釋褐之初矣公出謝未久適有黃逆彧獄事两司
論委官傅寛之過公即委官也上章固辭遞授知中
樞丙申 上將拜陵已卜日雷震 闕門陪香人馬
俱斃公劄陳譴告非常宜謹天戒亟寢非時之擧於
是 上可其奏停之丁酉春賊將清正復動兵連陷
两湖州郡所向無前公再劄請行邊宣布德音振作
士氣庶幾萬一報効辭意感激有足動人 朝廷悶

其老不許己亥　上命錄臨亂遺君輩姓名榜示朝
堂公以為此輩固可罪但抄啓之日聞見或不能無
失間有枉被者當此大霈滌瑕追盡而此輩獨廢痼
終身恐非與物同慶之意上以為然竟釋之公年過
大耋早有懸車之意而時事未定不敢請去至是年
秋以展掃先塋受暇南歸終老計也庚子陞拜左議
政控辭不赴召　上知公志不可奪勉從之仍命遣
長吏存問加　賜食物癸卯又乞致仕時公年七十
有八矣　上不得已許之遣史官宣諭極褒嘉之其
冬策扈從功賜忠勤貞亮號封為西原府院君仍命

本道給奉朝賀祿公上章極陳難受之義 上優旨
不許乙巳九月十九日以疾終于家春秋八十訃聞
上震悼不能臨朝者三日兩朝俱遣官帛祭 恩
數備至明年二月庚申以禮葬于醴泉之南位羅谷
良坐坤向之原惟公稟質清明樂易多恕人未嘗見
其麁厲猛起之發物未嘗被其淩駕侮慢之色亭亭
若野鶴之出群溫溫如美玉之含輝和而不流直而
不潡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立朝
五十年鮮有蹉躓人無賢不肖皆愛而敬之李議政
浚慶善知人一見公深器之曰須類雌龍他日必大

貴在京師有相者見之曰君真仁人當濟萬命盖其和順積於中故英華之發於外者有不可掩也如此師事退溪南冥兩先生多有薰陶之益於是知有為己之學而加踐實之功不以口耳為事於經史無不貫通而尤好庸學至老猶默誦不輟篤信小學書常擧許魯齋敬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之語曰學者苟如此何患不至聖賢欲抄群書為小學衍義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之義而不果成至於天文地理象數兵家之流無不旁通涉獵得其歸趣以為士不知兵不足以當大任故於八陣六花等法尤加意焉平居未

明而起整衣冠端坐終日無惰容待人一以誠無矯
飾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撓奪矣盖公不但天
資近道自然暗合其得於師友淵源之學爲不可誣
矣是以其事君無疑貳臨亂不選事夷險一節可質
神明其論國家事務持大體慮久遠不求近功小利
如私賤不可投屬功卷不可募粟等語皆其在士大
夫間者論人罪惡必於死中求生道務以忠厚爲心
至於晩節又能奉身而退婆娑丘壑若無意於世事
者而至聞　朝廷得失憂喜若在位任其責者嘗謂
家人曰吾　恩莫報死不瞑目若公者可謂以身徇

國死生以之者非歟嗚呼我國名公賢相崇功偉業之表表可稱者不無其人而至論其淵源之正儒術之醇如公者幾何人哉不戒覆餗黽勉當事必待顛躓而後退者比比有之若公之隨時行止終保令名者盖無聞焉以余觀公豈非今之全德元老乎公娶巨濟潘氏貞敬夫人生三男一女長允著早歿次允偉主簿次允穆察訪女適德源都正樞允著有一男一女皆夭允偉生一男三女男曰某女適某某允穆有一男三女男曰某女適某某都正有一男四女男失於亂離中其婿曰郡守許廷式僉知黃汝一士人

權采其姓名也謹按鄭氏之先出自西原連有代序
世多聞人有諱顗仕麗朝分臺西京斫平反側子崔
光秀竟以義死於畢玄甫之難其後章敬公楷憤宋
邦英擅廢置之權遇諸道捽其喝道者時人偉之清
河君憤當瀋王時不渝節忠肅復位乃老有二子曰
麴雪軒曰脩雪谷俱以文雅直道不容于時雪軒始
奠安東地子孫仍為嶺南人噫源遠而流必長根深
而葉必茂鄭氏之世有積德如此而自公高曾以下
皆不食其報委祉于公身則宜其名顯當時功光後
裔屹然為邦家柱石而鄉士俎豆之太常褒諡之以

為東國之耿光也是以不宜無銘銘曰允矣貞簡金玉其相搏風初載飛不高颺有實在中輝光自昶舊躬言責權倖氣喪名望兩朝踐歷日峻於歲龍蛇天步西竄公從于亂終始一節事不辭難行不避艱臨危經畫辭義俱烈雖有從違後必符合王嘉乃忠命之爰立公益挺然死生以之國有謀議公爲蓍龜朝分門户公作砥柱心存公正務去偏私履滿之戒公所夙知令時則可其肯徐遲公拜稽首歸省松楸王曰异哉遄返無遲亦既釋負快若鴻冥躋于左揆又策勳名公拜露章乞還職事屢趣入朝堅卧不起小

車来往其水其丘綠野風趣三閱春秋凡代大家保終為難孰如公老令名猶完位崇而圯寵極則危孰如公退眷遇不衰惟古有勳載之旂常今亦鐫銘玄宅之藏

奉常寺正李公墓誌銘 并序

夫死惡物也或有重於泰山者余於吾友延安李君時稷字聖俞之死見之矣嗚呼丁丑江都之變尚忍言哉江都天塹也宗社於斯殯宮兩大君於斯都城士大夫家屬於斯精兵之所聚也利器之所萃也一瞬之間虜兵飛渡時判尹金慶徵參判李敏求留守

張紳等受檢察之命當鎭守之任而日荒于酒謾不念防守之事虜既渡江則三將者乗戰艦遠走致令國步幾滅君父蒙塵天耶時耶職此務者人耶于時君亦在島中問其官則奉常正也問其任則無所受也宜憤　君父之辱視死如歸非特慷慨也乃從容而死者也盖聞宗室懷恩君之言曰當戒嚴之夜吾適巡城見一朝士獨守城堞乃李某也執其手寒如氷鐵謂曰坐此何為必須與入休答曰老臣今日得死所矣云則君之死定已久矣及賊渡江嘆曰人謀不臧天塹失守惟有一死謂之何哉與宋公時榮言

曰平日讀古人書見有今日之事臣子尚可生乎則君之死可謂不先定乎賊以標信給城中出入者於是諸士夫爭欲得標以幸免公笑曰宗廟亡矣得標偷生寧無愧乎有一名官伻人於君曰從城北出可生願與君偕君曰老夫安往與其顛沛於道路曷若靜坐俟死云則君之死不可謂之不前定也惟其熊魚之取捨已審於胷中故就決之際神色不變與二子書辭氣如平日命兩僕堀坎於宋時榮尸側曰我死葬于此乎綋常在手竟以此殺身雖古人之從容何以過此而非所謂重於泰山者乎抑君之不得扈

入南漢者盖有由矣虜騎飈忽渡鴨江數日已迫畿輔丙子十二月十四日去邠之駕將向江都到南大門聞前鋒已逼近郊大駕蒼黃出東門入南漢山城君居在西門外聞變馳入則大駕已出而門閉矣薄暮門暫開始出東郊夜已深矣路逢户曹參議南銑銑言金人以和來故使我入京城備賂貨以成好大駕明將移駐江都云君乃旋馬向果川路欲拜迎于路左曾不知所謂和者乃愚我而陷之也移駐之計不果成君痛哭望山城欲入者屢矣而虜騎已充斥於城之下矣君以為既不得入山城則江都亦廟社

主所在以此爲死所未爲非計也於是轉向水原入
江都此其勢之不得已者也嗚呼臨亂欲避人情所
同然而君不避之死而得其所尤人之所難而君不
難之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亦豈無所自而然哉盖
君自少遊於曺芝山好益金沙溪長生兩賢之門已
聞其立身之節爲學之方矣則其淵源已不淺矣是
以居家躬行孝悌侃侃自將母夫人素患心𧏮驚惑
不常惟君婉容承歡則輒色喜失其所以爲𧏮故常
不欲離側衽席之設溺灘之供不以委諸人至於厠
牏溷具必親自浣濯丁酉之亂奉兩親入關東戊戌

遭毋喪搶攘中歛殯不克時君露處積雪上五六日人或止而不聽號哭不絶聲及其返葬克盡誠信之道焉癸丑丁外艱喪制一遵禮制子與弟方患痘疾俗以祭祀哭泣爲忌君行之不疑伯氏居嶺外君嘗以不得同居爲恨至於訣决之日猶眷眷不忘以此觀之君之忠乃孝之移也求忠於孝之門者信不虛矣而學問之力亦豈可以誣哉君之冑出勳業官閥金沙溪已銘於君先君子之墓矣君生於隆慶壬申八月十八日自幼已嶄然見頭角丙午中進士試甲子登文科未第時用薦爲別提陞直長既第以公州

扈從功陞典籍於諫院為正言者四於憲府為監察
掌令者十於成均為典籍直講司藝者六兵曹則佐
郎也正郎也工曹則佐郎也侍講院則弼善也判監
署寺院事者凡七補外者一即礪山也愛民如家人
歲未周政清事舉既去民樹碑以追思之聞君之喪
各出米布以賻之其在臺閣不撓權貴不畏豪右執
已見不撓其所論列人以為難君自決之日即丁丑
正月之乙丑去生年六十六也其還葬也戊寅十月
之丙辰也其年秋　上遣禮官賜祭于家文極褒奬
礪世之典也君娶通政李仁壽之女即鈎城府院君

中仁之後祖曰傳説曾祖曰昌茂淑人寬裕惠哲事舅姑奉君子無不盡其道痛夫非命哀毁踰制以丁丑十月八日病不起年六十二與君同日而附子男三長曰憬娶宋銓女無后再娶奉事宋甲祚女次曰惔早占生員薦二名有才名不幸夭娶成夏挺女無后次曰惇娶郡守金璉女生一男幼側出有一男二女皆幼余與君同年友也情義甚相得觀其眉眼清廓器局裕粹而知其為君子人也其終之所樹立乃至於此若余無狀求死不死以至今日聞君之死不暇悲而歎羨者久矣今也君之嗣胤憬以欒欒之形

遠投窮山求玄石之銘義有不可辭者敢撮其大者序而銘之銘曰人死死之爲難從容死者尤難也若君之死可謂安且閑兮弓絃不釋手殺身具也坎於友屍傍身之藏也身雖藏兮名日月也孔仁孟義一擧而兩不缺也銘而詒後不忠者之呾也

兵曹叅議羅君先夫人金氏墓誌銘 幷序

夫人姓金氏其先貫光州光山君諱若恒之後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好善漢城叅軍妣某氏某官某諱之女某年某月日實夫人初度也夫人性順德惠其在女子也已有幽靜之懿一家人有性度

不良者夫人終始善遇之竟得其和樂盖其賦性然
也年十七還歸歸于某官某諱事之幾若干年無
違德某官公不治生業家素清寒祭祀賓客之需賴
夫人躬自拮据不至乏絶待親戚無親踈一以至誠
當癸甲大侵之歲某官公方莅公州月俸雖或羸餘
悉捐之以救親族之飢未嘗有貿貨謀利之計性好
儉素不事表飾累享州府之榮而身不着紈綺見着
之外篋無餘蔵事父母舅姑愛敬俱至某官公歿後
夫人奉姑夫人益謹足未嘗離側唾咳便旋之器親
自捧持不任婢使久而無少懈七十之年遭母喪過

衰不勝哀而兩目俱失明不以爲意曰死生疾病命
也吾於命何常謂子芳曰先代祭祀子孫輪行固也
旁踈遠子孫或無誠意則與不祭無異故拔貧獨行
不輪于他自在家爲父母所偏愛田莊臧獲多所捒
給而夫人懇辭不受分產之日亦擇薄劣者自執噫
此豈婦人所易能惟其懿德之在躬者如是故教誨
其子式穀似之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忠言直節播耀
當世雖在譴斥中夫人未嘗以憂戚形於色累年家
食雖敓水淡薄而猶以養志爲樂常謂叅議公曰淸
顯之職後必有憂吾不欲若爲之叅議公之不欲居

榮者盖有受之可尚也已夫人生男女各一人女適
士人李士衡早寡男即參議萬甲其名也娶贈右議
政文肅公鄭㷜之女生四男二女長曰星斗娶同知
金南重之女生一男一女皆幼長女適及第李嘉相
早寡次女適士人朴世柱次男曰星漢曰星象曰星
輔皆幼參議公扈駕入南漢死生以之及還都即走
南州侍夫人于瑞山地未幾夫人病遂不起實丁丑
二月二十五日也距生八十年先塋在廣州治北而
時猶瘼矣未克返葬乃於寓鄉新卜不食崗坐震向
兊之原也將以其月日葬仍掇善狀托於蘊求幽堂

之銘縕於緫議公許以知已从矣其敢辭旃銘曰坤德柔順以承天功夫人以之乃成甫雍克生良子惟邦之直一言謇諤百辟震甫逢時之艱爲君許躬亦既朊𣫍惟母之從惟玆忠孝夫人之教孟母爲師雋彧𥜥賢將期𥜥養有百斯年忽焉長辭際此亂離緬彼廣壯山川間之靈龜新食在瑞之曲神其寧止孝子之卜

忠義衛尹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劼字子固姓尹氏高麗開國功臣莘達之後波平之尹甲於東方年代次序稽諸譜牃班班可見公

曾祖諱汝霖判官祖諱瑊振勇校尉父諱安鼎監役
妣李氏宗室縣監璟之女以甲午四月三日生公公
形容傾峻音韻如鍾簧望之知其爲人英也早歲落
南不克歸京都仍爲安陰人爲人磊落明直不喜與
人俯仰治居第生産有條法御僮使以威家政齊整
閨門肅如也先塋在仁川地弟幼居其下公以路遠
不能隨時拚掃爲恨常以秋夕往省無失期年
過六十猶能自力間歲而行者再三奉先之需務爲
豐潔釜鼎器皿必躬莅滌濯焉與其弟友愛尤篤每
相遇共被而卧磨肌而戯雅有志節庭中植松竹梅

菊扁其堂曰節友日痛掃溉相對淡獵書史頗通古今臨事善剖決與人語洞露心肝無有隱情尤善教誘人見人非誤據理明倫開道其善心而消沮惡萌人之感化者多歲丁酉值倭奴再動兵梧里李相國受

命體察南方以黃石山城為三邑入保之地于時人士皆知城不完潰奔者過半公獨以為保守

王命也雖知其危豈可逃避於是題詩窓心曰寧為死義鬼不作投林生決意入城未幾城陷賊闌入公踰城行數十步許天已明不可行以身蔽木而免其時年壯足健者死以千數而公以老病蹣跚獨不

被禍豈神明感其義有所扶持而然也旣出人或問之曰公之入城何意不死又何義歟公曰以朝廷命令入城義也主將先潰我無獨死之理况不期生而生者乎問者無以應方其踰城時有一人失足顚墜重傷其股公亟命抽佩刀刺其傷處血出其人即起行噫此豈人所能爲者哉追鋒在咫尺死生只一瞬而爲影響昧昧之人從容欲活其命盖公之平生用心多類此公多才局一時儕流皆以治劇解紛許之而公亦自信不疑使其得其位試其所蓄者則其濟物之功爲如何而惜乎其終爲澤而不爲川也公以

萬曆丁未七月六日終于家距生之年七十有四後三年公配柳氏亦沒合葬于縣治之東馬峴甲坐庚向之原柳氏亦全州著姓有諱潤春之女郡守轂之孫都承旨季潼之曽孫生於乙巳男女四人男曰應錫有才皃早歲女三其壻曰金光道鄭藴盧脊也應錫子女有五洪深其男也鄭有禎李壽檍其壻也一女幼光道無子女藴有三子昌詩昌訓昌謨也脊有一子曰亨弼也二女曰楊汝梅朴尚質也公有庶子曰應恥公之出城無恙繄此子是賴生子女若干內外嫡庶孫曽男女廾餘人藴早歲委禽公門得公之

終始最詳故乃為之銘銘曰公惟器也器之義者既
剛且頓若劇若難于錯于盤用無不適安於農圃無
意世路未試涓滴磊落之志倜儻之氣閑此玄寂惟
後人斯慎無傷虧我銘之的

拾遺

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顯祿大夫咸川君墓誌銘 并序

崇禎癸酉春原任領議政完平府院君李老爺以書若狀選授使者南走六百里求先世誌銘於八溪鄭蘊蘊讀未終篇驚惶起拜曰方今名公鉅卿以文名者在朝何限相公不求於彼而求之遐方眇末之人是其意不可窺測而旣已命之不可以不文辭謹按公諱億載字大年宗室子也曾祖諱袳 大宗恭定大王副宮篣十一子追封益寧君早躬愼德不以貴

冨易其操祖諱貞恩秀泉君沈議政喜壽銘其碣極
稱許方之漢宗室東平河間之賢善為詩琴詩在紙
可錄傳者無慮數千篇晩年悉焚之終免羶名之禍
人多其明哲之見南秋江評其琴調曰澗邊梅花盖
羨其孫潔淸苦之意也考諱彪靑杞君娶生員趙璟
之女以弘治癸亥十一月生公公心平氣和不事矯
餙待物以誠接人以敬至見其有過誤處則歷數而
峻責之遇人之不善疾之如仇讎避之如蛇蝎宗黨
子弟敬而畏之盖其天性然也事親盡其誠靑杞末
疾沈綿者累年藥餌之奉必躬自為之未嘗少懈凡

公家朝請進退惟謹未嘗以病言盖其德行之美得於秀泉者爲多生而冨貴能力學問詩書經史無不貫通八十之後猶能成誦不錯一句音律亦高古樂譜諸曲無一不通吟詠歌唱皆中節奏每於月夕排沙器盛水以花枝高低擊之其聲寒亮高入雲霄聽者激聳公初以咸川副守中乙未試藝陞正甲辰選直　中廟覡殿加階明善壬子以年滿八旬加正義尋封君　贈先君爵其後　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顯祿大夫三世追恩皆以相公之貴也自益寧以下累世積德斥豪奢擺紈綺劬躬績學爲士大夫家彈

琴鼓磬日詠先王之風至於公其發益大迺生相公
爲累朝柱石之臣以一身係安危如唐之邠陽宋之
司馬者四十年公之餘慶豈非爲國家之耿光也哉
公之沒在甲申八月十三日得其年十月丙午葬于
衿川縣所下里亥坐巳向之原從先兆也公先娶禹
氏無子後娶東萊鄭氏監察錙之女生二男一女夫
人先沒追封郡夫人男長曰元輔丙子司馬補蔭爲
縣監後 贈左承旨次曰元翼甲子司馬己巳及第
即相公也女適忠義衛李澮元輔娶别提崔槩之女
生六男二女男曰性傳文科正郎曰心傳直長曰一

傳縣監曰敬傳縣令曰仁傳正郞曰忠傳女適郭敞
叅奉次適李廷賢性傳生一子守誠縣令心傳有一
女適蔡俊吉一傳有一子守賢守賢生二子時行時
望敬傳子守仁女適金尙賓文科正郞仁傳有三子
二女男長守信生子時胤守誠縣監生子時興守訓
叅奉女長適洪再吉次適尹璜李廷賢有一女適李
克巳元翼娶鄭樞之女有一男一女男義傳府使女
適李廷稷郡守義傳有三男三女長守約縣監生六
女次守紀監役次守綱生一子女長適許穆
次適李慶霖李廷稷有二子一女長稿著作次積

進士女適李稠校理李澮有一子德沂縣監德沂有
子女冲淵監察女適姜鶴年持平公側室有二子曰
元慶元祉一女適韓應仁公之子孫曾玄孫男女五
十餘人何其衆多也李氏之福蓋未艾也相公年幾
九十即閟于先塋之下乃改舊誌圖不朽其堅貞不
衰尤足以起敬是為銘銘曰惟公之先系出璿源太
宗之子有益寧君隱德不曜持身寒素秀泉繼之家
彝益樹有文有行為賢宗室於詞於彝紹述天得為
善是樂有漢東平韜光晦迹禍網何嬰傳之青杞世
德惟新承緒綿綿以及公身公惟集訓紹開厥家心

平而直氣清而和敬以接人誠以待物見人非誤峻辭以責宗黨畏敬子孫象法精通音律有乃祖風月下沙磬聲入青空擺脫紈綺被服儒士博覽古記研精經義年在期頤誦習不諐懿哉夫公德則多有有開必先完平其子身佩安危垂四十祀徵公之慶吾其被髮銘于玄石以告來葉

東萊郡夫人鄭氏墓誌銘 并序

東萊郡夫人姓鄭氏故蓬萊君諱文道之後 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顯祿大夫咸川君之妻今原任領議政完平府院君元翼之母夫人天性温柔遜順有

幽閑之德媒然卜祥歸于咸川君君宗室子 太宗
恭定大王四代孫两家俱尊顯世所謂甲乙族者夫
人事夫無違行教子愛而有義方治家生產莫不有
條理御婢僕皆有恩義咸寧之以貴富終爲一代賢
宗室者未必無助焉相公之出入閤四十年以清白
自守係國家安危於出處之間者豈無所自而然也
今夫水源遠則流長本根深則枝茂以今相公之德
望子孫之衆多泝而求之豈非咸川與夫人源遠根
深之餘慶也夫人曾祖諱价僉知祖諱啓咸經歷考
諱錙監察娶觀察使崔重洪之女生夫人于正德壬

申其沒在嘉靖乙卯四月春秋僅四十四以其年八
月葬于衿川所下里梧里洞亥坐巳向之原後三十
年咸川君卒葬同塋雙其墓子孫男女名氏俱載咸
川墓誌故不復錄爲相公年近大耋乃老於先塋之
下圖所以不朽乃命銘于蘊不敢辭乃銘之銘曰東
萊之鄭甲于東國自麗迄今冠冕不絶夫人之系數
世官畀女子之行有以復飛于歸德門有順無違胤
慶配良乃生相公猗歟相公爲國臣宗柱石累朝扶
我宗祧惟此耿光父母之教揚名以顯相公之孝圖
改舊誌以永於傳山紛谷變銘不昧旃

李子章所書己卯諸賢書帖跋

丙子春余臥病都下且數月一日李叅知子章扣蓬
扉問疾仍投一卷冊子乃己卯諸賢手帖也求余跋
其後余雖無文深以托名其下爲榮耀遂不辭嗚呼
己卯之事尚忍言哉群奸搆揑名流竄逐雖於顛沛
困厄之中書尺往復若履平地所立之正所養之深
可見於斯帖中矣今去諸賢百有餘年而聞其風者
莫不興起而感發焉況此手迹之宛然者乎今子章
嬿其本軆之難得也手自繕寫而皆倣其軆使見之
者依俙若真迹之在茲不但其書法之入妙模效之

逼真而已其慕古尚賢之意斯亦勤矣雖然慕其書者所以慕其人也慕其人者所以慕其道也不徒慕其人而常慕其道不徒誦慕而必躬行而心得之然後可以不負其慕尚之心矣吾與子章共勉之哉皇明崇禎丙子八溪後學鄭某謹跋

桐溪先生文集卷之四終